

明史

明史

清 張廷玉等撰

明史

第 十 五 冊

卷一六三至卷一七七(傳)

中 華 書 局

明史卷一百六十三

列傳第五十一

李時勉

陳敬宗

劉鉉

薩琦

邢讓

李紹

林瀚

子庭楫

庭機

孫燦

煙

謝鐸

魯鐸

趙永

李時勉，名懋，以字行，安福人。成童時，冬寒以衾裹足納桶中，誦讀不已。中永樂二年進士。選庶吉士，進學文淵閣，與修太祖實錄。授刑部主事，復與重修實錄。書成，改翰林侍讀。

性剛鯁，慨然以天下爲己任。十九年，三殿災，詔求直言。條上時務十五事。成祖決計都北京，時方招徠遠人。而時勉言營建之非，及遠國入貢人不宜使羣居輦下，忤帝意。已，觀其他說，多中時病，抵之地，復取視者再，卒多施行。尋被讒下獄。歲餘得釋，楊榮薦復職。

洪熙元年復上疏言事。仁宗怒甚，召至便殿，對不屈。命武士撲以金瓜，脅折者三，曳出幾死。明日，改交趾道御史，命日慮一囚，言一事。章三上，乃下錦衣衛獄。時勉於錦衣千戶某有恩，千戶適泄獄，密召醫療，以海外血竭，得不死。仁宗大漸，謂夏原吉曰：「時勉廷辱我。」言已，勃然怒，原吉慰解之。其夕，帝崩。

宣宗卽位已踰年，或言時勉得罪先帝狀。帝震怒，命使者：「縛以來，朕親鞠，必殺之。」已，又令王指揮卽縛斬西市，毋入見。王指揮出端西旁門，而前使者已縛時勉從端東旁門入，不相值。帝遙見罵曰：「爾小臣敢觸先帝！疏何語？趣言之。」時勉叩頭曰：「臣言諒闇中不宜近妃嬪，皇太子不宜遠左右。」帝聞言，色稍霽。徐數至六事止。帝令盡陳之。對曰：「臣惶懼不能悉記。」帝意益解，曰：「是第難言耳，草安在？」對曰：「焚之矣。」帝乃太息，稱時勉忠，立赦之，復官侍讀。比王指揮詣獄還，則時勉已襲冠帶立階前矣。

宣德五年修成祖實錄成，遷侍讀學士。帝幸史館，撤金錢賜諸學士。皆俛取，時勉獨正立。帝乃出餘錢賜之。正統三年以宣宗實錄成，進學士，掌院事兼經筵官。六年代貝泰爲祭酒。八年乞致仕，不允。

初，時勉請改建國學。帝命王振往視，時勉待振無加禮。振銜之，廉其短，無所得。時勉嘗芟彝倫堂樹旁枝，振遂言時勉擅伐官樹入家。取中旨，與司業趙琬、掌饌金鑑並枷國

子監前。官校至，時勉方坐東堂閱課士卷，徐呼諸生品第高下，顧僚屬定甲乙，揭榜乃行。方盛暑，枷三日不解。監生李貴等千餘人詣闕乞貸。有石大用者，上章願以身代。諸生圍集朝門，呼聲徹殿庭。振聞諸生不平，恐激變。及通政司奏大用章，振內慚。助教李繼請解於會昌侯孫忠。忠，皇太后父也。忠生日，太后使人賜忠家。忠附奏太后，太后爲言之帝。帝初不知也，立釋之。繼不拘檢押，時勉嘗規切之。繼不能盡用，然心感時勉言，至是竟得其助。大用，豐潤人。樸魯，初不爲六館所知，及是名動京師。明年中鄉試，官至戶部主事。

九年，帝視學。時勉進講尚書，辭旨清明。帝悅，賜予有加。連疏乞致仕，不允。十二年春乃得請。朝臣及國子生餞都門外者幾三千人，或遠送至登舟，候舟發乃去。

英宗北狩，時勉日夜悲慟。遣其孫驥詣闕上書，請選將練兵，親君子，遠小人，褒表忠節，迎還車駕，復讐雪恥。景泰元年得旨褒答，而時勉卒矣，年七十七。諡文毅。成化五年，以其孫顯請，改諡忠文，贈禮部侍郎。

時勉爲祭酒六年，列格、致、誠、正四號，訓勵甚切。崇廉恥，抑奔競，別賢否，示勸懲。諸生貧不能婚葬者，節省餐錢爲贍給。督令讀書，燈火達旦，吟誦聲不絕，人才盛於昔時。始，太祖以宋訥爲祭酒，最有名。其後寧化張顯宗申明學規，人比之訥。而胡儼當成

祖之世，尤稱人師。然以直節重望爲士類所依歸者，莫如時勉。英國公張輔暨諸侯伯奏，願偕詣國子監聽講。帝命以三月三日往。時勉升師席，諸生以次立，講五經各一章。畢事，設酒饌，諸侯伯讓曰：「受教之地，當就諸生列坐。」惟輔與抗禮。諸生歌鹿鳴之詩，賓主雍雍，盡暮散去，人稱爲太平盛事。

陳敬宗，字光世，慈谿人。永樂二年進士。選庶吉士，進學文淵閣，與修永樂大典。書成，授刑部主事。又與修五經四書大全，再修太祖實錄，授翰林侍講。內艱歸。

宣德元年起修兩朝實錄。明年轉南京國子監司業。帝諭之曰：「侍講，清華之選，司業，師儒之席。位雖不崇，任則重矣。」九年，秩滿，遷祭酒。正統三年上書言：「舊制，諸生以在監久近，送諸司歷事。比來，有因事予告者，遷延累歲，至撥送之期始赴，實長奸惰，請以肄業多寡爲次第。又近有願就雜職之例，士風卑陋，誠非細故，請加禁止。」從之。

敬宗美鬚髯，容儀端整，步履有定則，力以師道自任。立教條，革陋習。六館士千餘人，每升堂聽講，設饌會食，整肅如朝廷。稍失容，卽令待罪堂下。僚屬憚其嚴，誣以他事，訟之法司。周忱與敬宗善，曰：「盍具疏自理。」爲屬草，辭稍遷就。敬宗驚曰：「得無誑君耶？」

不果上，事亦竟白。

滿考，入京師，王振欲見之，令忱道意。敬宗曰：「吾爲諸生師表，而私謁中貴，何以對諸生？」振知不可屈，乃貽之文錦羊酒，求書程子四箴，冀其來謝。敬宗書訖，署名而已。返其幣，終不往見。王直爲吏部尙書，從容謂曰：「先生官司成久，將薦公爲司寇。」敬宗曰：「公知我者，今與天下英才終日論議，顧不樂耶？」

性善飲酒，至數斗不亂。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，每留飲，聲伎滿左右。竟日舉杯，未嘗一盼。其嚴重如此。

十二年冬乞休，不允。景泰元年九月與尙書魏驥同引年致仕。家居不輕出。有被其容接者，莫不興起。天順三年五月卒，年八十三。後贈禮部侍郎，諡文定。

初，敬宗與李時勉同在翰林，袁忠徹嘗相之，曳二人並列曰：「二公他日功名相埒。」敬宗儀觀魁梧，時勉貌稍寢，後二人同時爲兩京祭酒。時勉平恕得士，敬宗方嚴。終明世稱賢祭酒者，曰南陳北李。

劉鉉，字宗器，長洲人。生彌月而孤。及長，剗股療母疾。母卒，哀毀，以孝聞。永樂

中，用善書徵入翰林。舉順天鄉試，授中書舍人。宣德時，預修成祖、仁宗實錄，遷兵部主事，仍供事內廷。正統中，再修宣宗實錄，進侍講。以學士曹鼎等薦，與修撰王振教習庶吉士。

景帝立，進侍講學士，直經筵。三年，以高穀薦，遷國子祭酒。時以國計不足，放遣諸生，不願歸者停其月廩。鉉言：「養才，國家急務。今倉廩尙盈，奈何靳此？」遂得復給。又令甄別六館生，年老貌寢、學藝疎淺者，斥爲民。鉉言：「諸生荷教澤久，豈無片長。況離親戚，棄墳墓，艱苦備至，一旦被斥，非朝廷育才意。乞揀年貌衰而有學者，量授之官。」帝可其奏。尋以母喪歸。服闋，赴都，陳詢已爲祭酒。帝重鉉，命與詢並任。天順初，改少詹事，侍東宮講讀。明年十月卒。帝及太子皆賜祭，賻贈有加。憲宗立，贈禮部侍郎，諡文恭。

鉉性介特，言行不苟。教庶吉士及課國子生，規條嚴整，讀書至老彌篤。仲子瀚以進士使南方。瀕行，閱其衣篋。比還，篋如故，乃喜曰：「無玷吾門矣。」瀚官終副使，能守父訓。

薩琦，字廷珪，其先西域人，後著籍閩縣。舉宣德五年進士。歷官禮部侍郎兼少詹事。天順元年卒。琦有文德，狷潔不苟合。名行與鉉相頡頏云。

邢讓，字遜之，襄陵人。年十八，舉於鄉，入國子監。爲李時勉所器，與劉翊齊名。登正統十三年進士。改庶吉士，授檢討。

景泰元年，李實自瓦剌還，請再遣使迎上皇。景帝不許。讓疏曰：「上皇於陛下有君之義，有兄之恩，安得而不迎？且令寇假大義以問我，其何辭以應。若從羣臣請，仍命實齋敕以往，且述迎復之指，雖上皇還否未可必，而陛下恩義之篤昭然於天下。萬一迎而不許，則我得責直於彼，以興問罪之師，不亦善乎。」疏入，帝委曲諭解之。天順末，父憂歸。未終喪，起修英宗實錄，進修撰。

成化二年超遷國子祭酒。慈懿太后崩，議祔廟禮，讓率僚屬疏諫。兩京國學教官，例不得遷擢，讓等以爲言，由科目者，滿考得銓敍。讓在太學，亦力以師道自任，修辟雍通志，督諸生誦小學及諸經。痛懲謁告之弊，時以此見稱，而謗者亦衆。爲人負才狹中。意所輕重，輒形於詞色，名位相軋者多忌之。

五年擢禮部右侍郎。越二年，以在國子監用會饌錢事，與後祭酒陳鑑、司業張業、典籍王允等，俱得罪坐死。諸生訴闕下，請代。復詔廷臣雜治，卒坐死，贖爲民。

鑑既得罪，吏部尚書姚夔請起致仕禮部侍郎李紹爲祭酒。馳召之，而紹已卒。

紹字克述，安福人。宣德八年進士。改庶吉士，授檢討。大學士楊士奇臥病，英宗遣使詢人才，士奇舉紹等五人以對。土木之敗，京師戒嚴，朝士多遣家南徙。紹曰：「主辱臣死，奚以家爲？」卒不遣。累遷翰林學士。以李賢、王翱薦，擢禮部侍郎。成化二年以疾求解職。紹好學問，居官剛正有器局，能獎掖後進。其卒也，帝深惜之。

林瀚，字亨大，閩人。父元美，永樂末進士，撫州知府。瀚舉成化二年進士。改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再遷諭德，請急歸。

弘治初，召修憲宗實錄，充經筵講官。稍遷國子監祭酒，進禮部右侍郎，掌監事如故。典國學垂十年，饌銀歲以百數計，悉貯之官，以次營立署舍。師儒免僦居，由瀚始。歷吏部左、右侍郎。

十三年拜南京吏部尚書。以災異，率羣僚陳十二事。御史王獻臣自遼東逮下詔獄，儒士孫伯堅等蚤緣爲中書舍人。瀚疏爭，忤旨。乞罷，不許。已，奏請重根本：曰保固南京，

曰佑啓皇儲，曰撫綏百姓，曰增進賢才。

正德元年四月，吏部尚書馬文升去位，言官丘俊、石介等薦瀚。帝用侍郎焦芳，乃改瀚南京兵部，參贊機務。命未至，瀚引疾乞休，因陳養正心、崇正道、務正學、親正人四事。優詔慰留。時災異數見，瀚及南京諸臣條時政十二事。語涉近倖，多格不行。

瀚素剛方，與守備中官不合，他內臣進貢道其地者，瀚每裁抑之，遂交譖於劉瑾。會劉健、謝遷罷政，瀚聞太息。言官戴銑等以留健、遷被徵，瀚獨贖送，瑾聞益恨。明年二月假銑等獄詞，謫瀚浙江參政。致仕。旋指爲奸黨。瑾誅，復官，致仕。予月廩歲隸如故事。尋命有司歲時存問。瀚爲人謙厚，而自守介然。卒年八十六。贈太子太保，諡文安。子九人，庭樹、庭機最顯。

庭樹，字利瞻，瀚次子也。弘治十二年進士。授兵部主事。歷職方郎中。吏部尚書張綏欲改爲御史，固謝之，乃以爲蘇州知府。頻歲大水，疏請停織造，罷繁征，割關課備振。再上，始報可。遷雲南左參政。正德九年，以父老乞侍養。時子炫已成進士，官禮部主事，亦謁假歸。三世一堂，鄉人稱盛事。

嘉靖初，父憂，服闋，起官江西，歷湖廣左、右布政使。舉治行卓異，擢右副都御史，巡撫

保定諸府。歷工部右侍郎。應詔言郊壇大工，南城、西苑相繼興作，請以儉約先天下。又因災傷，乞撤還採木、燒造諸使。進左，拜尙書，加太子太保。時帝方大興土木功，庭梲所規畫多稱意。會詔建沙河行宮，庭梲議加天下田賦，爲御史桑喬、給事中管見所劾。乞罷，歸卒。贈少保，諡康懿。炫終通政司參議。

庭機，字利仁，瀚季子也。嘉靖十四年進士。改庶吉士，授檢討，遷司業，擢南京祭酒，累遷至工部尙書。穆宗立，調禮部，俱官陪京。時子燦已爲祭酒，遂致仕歸。萬曆九年卒，年七十有六。贈太子太保，諡文僖。子燦、煒。

燦，字貞恒，庭機長子。嘉靖二十六年進士。改庶吉士，授檢討。景恭王就邸，命燦侍講讀。三遷國子祭酒。自燦祖瀚，父庭機，三世爲祭酒，前此未有也。隆慶改元，擢禮部右侍郎，充日講官。寇犯邊，條上備邊七事。改吏部，調南京吏部，署禮部事。魏國公徐鵬舉廢長立幼，燦持不可。萬曆元年進工部尙書，改禮部，仍居南京。名位一與父庭機等。母喪去官。服闋，以庭機篤老侍養，家居七年，先父庭機卒。贈太子少保，諡文恪。明代三世爲尙書，並得諡文，林氏一家而已。子世勤，性篤孝。芝生者三，枯篲復青。御史上其事，被旌。

經字貞耀，庭機次子也。嘉靖四十一年進士。授戶部主事，歷廣西副使。兄燦卒，請急歸養。久之，歷太僕少卿。因災異極陳礦稅之害，請釋逮繫諸臣。不報。終南京工部尚書致仕。林氏三世五尚書，皆內行修潔，爲時所稱。

謝鐸，字鳴治，浙江太平人。天順末進士。改庶吉士，授編修，預修英宗實錄。性介特，力學慕古，講求經世務。

成化九年校勘通鑑綱目，上言：「綱目一書，帝王龜鑑。陛下命重加考定，必將進講經筵，爲致治資也。今天下有太平之形，無太平之實，因仍積習，廢實徇名。曰振綱紀，而小人無畏忌；曰勵風俗，而縉紳棄廉恥。飭官司，而汙暴益甚；恤軍民，而罷敝益極。減省有制，而興作每疲於奔命；蠲免有詔，而徵斂每困於追呼。考察非不舉，而倖門日開；簡練非不行，而私撓日衆。賞竭府庫之財，而有功者不勸；罰窮讞覆之案，而有罪者不懲。以至修省祈禱之命屢頒，水旱災傷之來不絕。禁垣被震，城門示災，不思竦動旋轉，以大答天人之望，是則誠可憂也。願陛下以古證今，兢兢業業，然後可長治久安，而載籍不爲無用矣。」帝不能從。

時塞上有警，條上備邊事宜，請養兵積粟，收復東勝、河套故疆。又言：「今之邊將，無異晚唐債帥。敗則士卒受其殃，捷則權豪蒙其賞。且剋侵軍餉，辦納月錢，三軍方怨憤填膺，孰肯爲國效命者？」語皆切時弊。秩滿，進侍講，直經筵。遭兩喪，服除，以親不逮養，遂不起。

弘治初，言者交薦，以原官召修憲宗實錄。三年擢南京國子祭酒。上言六事，曰擇師儒，慎科貢，正祀典，廣載籍，復會饌，均撥歷。其正祀典，請進宋儒楊時而罷吳澄。禮部尙書傅瀚持之，乃進時而澄祀如故。

明年謝病去。家居將十年，薦者益衆。會國子缺祭酒，部議起之。帝素重鐸，擢禮部右侍郎，管祭酒事。屢辭，不許。時章懋爲南祭酒，兩人皆人師，諸生交相慶。居五年，引疾歸。

鐸經術湛深，爲文章有體要。兩爲國子師，嚴課程，杜請謁，增號舍，修堂室，擴廟門，置公廡三十餘居其屬。諸生貧者周恤之，死者請官定制爲之殮。家居好周恤族黨，自奉則布衣蔬食。正德五年卒。贈禮部尙書，諡文肅。

魯鐸，字振之，景陵人。弘治十五年會試第一。歷編修。閉門自守，不妄交人。武宗立，使安南，却其餽。

正德二年遷國子監司業。累擢南祭酒，尋改北。鐸屢典成均，教士切實爲學，不專章句。士有假歸廢學者，訓飭之，悔過乃已。久之，謝病歸。

嘉靖初，以刑部尙書林俊薦，用孝宗朝謝鐸故事，起南祭酒。踰年，復請致仕。累徵不起，卒。諡文恪。

鐸以德望重於時。居鄉，有盜掠牛馬。或給云「魯祭酒物也」，舍之去。大學士李東陽生日，鐸爲司業，與祭酒趙永皆其門生也，相約以二帕爲壽。比檢筭，亡有，徐曰：「鄉有饋乾魚者，盍以此往？」詢諸庖，食過半矣，以其餘詣東陽。東陽喜，爲烹魚置酒，留二人飲，極歡乃去。

永，字爾錫，臨淮人。與鐸同年進士，亦官編修。復與鐸相繼爲祭酒。尋遷南京禮部侍郎。大學士楊一清重其才，欲引以自助，乃爲他語挑之。永正色曰：「可以纓冠污吾道乎？」遂請致仕去。人服其廉介。

贊曰：明太祖時，國學師儒，體貌優重。魏觀、宋訥爲祭酒，造就人才，克舉其職。諸生銜命奉使，往往擢爲大官，不專以科目進也。中葉以還，流品稍雜，撥歷亦爲具文，成均師席，不過爲儒臣序遷之地而已。李時勉、陳敬宗諸人，方廉清鯁，表範卓然，類而傳之，庶觀者有所法焉。